



姚家明
著

守望

手口卷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守望 / 姚家明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-7-5513-0147-3

I. ①守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8861号

守 望

作 者	姚家明
责任编辑	靳 嫒 党静媛
封面设计	九 歌
版式设计	前 程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插 页	2
字 数	420千字
印 张	22
版 次	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147-3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86

内容简介：

小说以农村少妇黑嫂进城照看儿子考大学为线索，主要讲述了黑嫂来到百里之遥的县城租房，为上高中的儿子吴小刚陪读，三年中间所发生的故事。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，反映了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。故事真实曲折，情节生动感人，可读性强。

作者简介：

姚家明，笔名秦汉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为商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文联主席，商洛市青年作协副主席。发表作品 100 多万字，2008 年参加陕西省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。

创作长篇小说《倾诉》（2000 年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永远的玫瑰》《陈凤的腊月》《古渡》（2010 年），电影剧本《苏娘娘传奇》。曾获中国首届“大红鹰杯”全国小说奖（2000 年），获第一届“新视野杯”全国小说一等奖（2009 年），获第四届“紫香槐杯”全国网络小说一等奖第一名（2009 年），获首届中国秦岭生态旅游节“金丝峡杯”秦岭旅游文学大赛小说一等奖（2010 年）。

序

李 星

这是我所读到的首部以留守家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故事真实曲折，情节合理妥帖，生动感人，不仅可读性强，而且有着深长的人生意味和温馨情感中的冲击力。毫无疑问，这是近几年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中能够令人眼前一亮的优秀之作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城镇化的加速，制造业、第三产业的发展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据统计，每年有一亿多的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，不仅造成了农村的空壳化，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如子女教育、老人赡养、伦理情感等等，以致社会学家以“留守族”来称呼农民工走后留在家中的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但是，这个影响到数亿中国人持续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重大社会主题，至今尚未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反映。因此，长篇小说《守望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和文学价值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《守望》的基本情节是：商洛山村的农妇黑嫂，按照在南方打工的丈夫吴书海的安排，来到百里之遥的县城租房为上高中的儿子陪读，三年中所经历的故事。这里有情感的寂寞，男房东对她的觊觎算计，七万元的被偷，丈夫的背叛，拾破烂的原民办教师王秀文对她的倾心帮助，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情感纠葛等等。十分严酷的是，原来学习成绩优秀的儿子走上歧途，陷入早恋，并卷入一场杀人案，在高考前一天离家出走。吴小刚的早恋女友，同班同学李娉娉也是一个居住在丈夫当局长的小姨家中的农村女孩，尽管她品貌出众，诗才超群，却在寂寞中恋上小刚，学习成绩不断下降，并最终被地方衙内式的“富二代”奸杀。黑嫂及其儿子吴小刚、李娉娉几个留守族的不幸经历和人生遭遇或许是个别的、偶然的，却有着很大的必然性。如果有丈夫、父亲、母亲在身边，如果李娉娉不是住在条件优越的亲戚家中，他们的人生命运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？

《守望》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，它并没有单一的只写一个或几个留守家族，而是将之放在广阔的新世纪的城乡生活背景和人与人的关系中，以开阔的视野观照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的生活、多样的矛盾和冲突，深刻而丰富地概括和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病症、光明与黑暗。从黑嫂的离家和两次回乡所见所闻，不仅写出了农民商品意识的觉醒，人与人关

系的新变化，还写出了商业化的现代生活潮流对偏远山村的冲击，土地的增值与农村的荒芜；从谢有才的角度，写出了类似城中村、城边村这些村干部的暴富，权力斗争的尖锐和激烈，一些乡村干部的黑社会化；从吴小刚和李娉娉的角度，写出了应试教育制度所造成的教师之间、学生之间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非正常竞争，以及这种竞争对下一代精神和灵魂的伤害；从肖青云的角度表现了当今基层官员的心理精神状态，又从王秀文失败的“侦探”生活中，揭示了城市小工商业老板的生存秘密。所有这一切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，是由金钱关系和商业原则所左右、所决定的一个范畴内的现实社会状态、世态人情。正是它们决定了留守族们和进城拾荒者们的生存命运。

对社会历史的概括力，或者说是典型化的程度，始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之一。也正是从这方面来说，《守望》表现出了它应有的深刻和宽阔度。

黑嫂和王秀文是《守望》中最让人牵挂和喜爱的两个人物。一个是被丈夫抛弃、利用，自己却蒙在鼓里的善良、本分的农村传统妇女；一个是为供女儿上大学，辞掉民办教师职业，租住小院一隅的拾垃圾的知识农民。在相互审视中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，又在灭顶之灾和艰难困苦中相互扶持、关心、相濡以沫，并渐渐生情，互相喜爱。然而他们却能发乎情，止乎礼，表现了劳动者的自尊和相互尊重。人们可能会指责他们，对自己心灵的压抑和保守，但事实上这却正是人们同情和喜爱他们的原因之一。好在《守望》在结局中，暗示了他们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可能，这或许能使善良的读者们高兴了。

一个优秀作家的文学能力，不仅表现在他能写好主要人物，还在于他能写好在情节中必然出现的，并与主要人物命运产生关联的其他人物。《守望》中，不仅吴小刚、李娉娉这两个青年学生的学校生活、心理行为写得真实自然、生动形象，就连北关村领导班子成员刘金贵及其子刘文强、文书李天明、村长陈宗发及情人美容店老板赵丹丹、混混王家昌，也都塑造得让人过目难忘；特别是对北关村副村长谢有才，作者投入了较多的笔墨，刻画他对房客的鄙视与仇恨、阴险与狡诈，以及在村子权力斗争中的无能与被动，困兽犹斗的阴暗心理。但包括肖青云在内的许多人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进行面谱化描写，而是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人性与兽性的斗争；尤其是在目睹病中的陈宗发昔日的张扬不在的惨相后，谢有才的人生感悟，尤为深刻。陈宗发病故后，面对村支书的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，谢有才的反抗与挣扎，困兽犹斗的心理行为，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归根结底，谢有才终究是农村权力斗争的弱者、失败者。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人生厚度和审美的丰富性。

《守望》的一点不足是对黑嫂与儿子小刚母子关系的情感表现稍显单薄，但这并不妨碍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作者老到的长篇叙述能力。结构严谨，节奏不疾不徐，表现出了良好

的语言控制力；出租屋中的黑嫂与王秀文，学校里的吴小刚与李娉婷，北关村的权力斗争现状，三个方面的生活，联系自然，铺排适当，张弛有致，给人以全局在胸、从容不迫之感，而最终三条线都能有机地融入黑嫂命运的因果。特别是王秀文这个有文化的拾荒者的心理行为，及其对黑嫂由感激而同情，由同情而心为所系，由心为所系而深爱的心理过程表现得非常生动、具体、入微，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灵感动。而黑嫂对王秀文的情感及心理过程，分寸也把握得十分准确到位，充分表现了一个劳动妇女的善良、美丽和心灵操守。

总之，《守望》是一部对当今社会现实，有独特发现与感悟，切中现实社会矛盾，具有较高思想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优秀长篇小说。作品视野开阔，内容丰富，社会历史概括力强，人物形象生动鲜明，是陕西乃至中国文坛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收获。是为序。

2011年7月13日于西安

第一章

现在，这露湿的辽阔无常的夜便是我全部的铺盖。从来没有梦来看我；身边是恐惧而非睡眠，所以深沉的睡梦合不上我的眼；我想唱歌，或者吹吹口哨，用音乐魅力将沉沉的睡意打消，可出来的是哭声，唱歌成了叹气，为的是这一家人命运已变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切井井有条。

——埃斯库罗斯《守望人》

1

黑嫂的丈夫吴书海出门打工已经好多年了，在黑嫂的印象中，似乎是百年一样漫长。

开始几年，丈夫每年都要回家一次，或是六七月间回来，或是腊月间回来。那几年丈夫也挣不了好些钱，但多少都交给她了。每次丈夫嘴上说是拿钱回来，其实黑嫂知道，丈夫是想那件事。黑嫂当然也想，他们都还很年轻。每次丈夫回来，他们都昏天昏地地做爱，一遍又一遍地做。晚上做几次，有时中午午休还再做一次。黑嫂一遍又一遍地享受着丈夫带给她的身体快乐，每次都劝丈夫别出门了，农村状况好多了，不愁吃，不缺穿，何必出门受洋罪？况且钱哪有多少的？但是丈夫不听，丈夫是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。当年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他发誓一定要挣到大钱，在家乡盖上一幢大大的漂亮的楼房，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儿子小刚考上名牌大学。丈夫有这样的宏伟理想，做妻子的怎好反对？于是丈夫就一次次地往外跑，先是下煤窑，后来是到矿山挖金子，再后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。他的足迹也是飘忽不定，今天说是在山西，隔几天又说是在陕北，要么到了北京，或者广州。渐渐的，丈夫也很少回家了，原先是一年回来一次，后来是两年回来一次，再后来是三四年都不回来了。但丈夫从未忘记向家里寄钱，或是三个月寄一次，或是半年寄一次。寄回家的钱，黑嫂除了日常开销，其余的全部存到了信用社里，几年下来，已经攒了七万多块钱。

小刚初三毕业了。这一年夏天，丈夫开着小车像是天外来客一样突然从外面回来了。猜他这次回来干啥？要她把老家的门锁了，专门到县城照看儿子读高中。黑嫂当时一下子蒙了，哪有这么做事的！老家一切都不管不顾了，专门到县城陪儿子读书？家里的地要种，猪要喂，房子要照看，她一走，这些活儿谁干？但丈夫似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“三年，

就三年，把儿子照看到考上大学你再回来。地先租给别人种，猪卖了，房门锁上。”丈夫口大气粗地说：“家里这点破东西能值多少钱！全扔了也没啥，你就安心照看小刚上学，别的啥也不要做，一定要让儿子考上大学。”几天后，丈夫给她留下一万块钱，开着小车一阵风似的走了。

黑嫂还能说什么？她只好听丈夫的，把田地无偿租给同村的吴大毛种，一头一百多斤的猪也贱价卖了，最后把门一锁，专门到县城陪儿子读书去了。

2

黑嫂租的房子距县高中有二里多路，县高中坐落在县城北部的一道坡度平缓的山冈上，一条县河把它与县城的繁华区隔开了。原先学校四周只有很少量的几户人家，近年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，校园附近，以及县河两岸，便密密麻麻地盖起了大大小小、高低错落的楼房。房东们用不着去打广告，每年自有乡下那些成批的望子成龙的家长找上门来，一间小小的房间一月就是二三百的租金。那些乡下人先是商量价钱，一块一块地压价，直到把价格夯定，才走。临走，还满脸赔笑地让他们把他的孩子照看好一些。这些房主自是满口答应，但心里却骂道：憨鸟，你只消每月把钱交上来便可，其他我哪有操蛋心的时间！他们平时很牛，反正房子很紧俏，价格上他们绝对不吃一点儿亏，你不租，自有人租，现在孩子少了，哪家不希望孩子考上名牌大学？

黑嫂不明就里，她原以为县城里的房子多得是，只要掏钱，租哪间房子还不是由着自己随便挑？因而她在开学前一天才领着儿子吴小刚到县城租房子，谁知一问，学校附近大大小小的房子都让人租完了，而且房价高得怕人，普普通通的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就是二三百。

学校附近没有房子，黑嫂只好向稍远的地方寻找，找了大半天，才在县河靠坡根儿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房价更怕人，一月五百，还不包括水电费。

黑嫂心里着实心痛，一月五百，一年不就六千？加上水电费，一年就将近一万块钱扔给人家了。要搁农村，一万块钱能办多大的事呀！黑嫂就怨恨丈夫出了这个馊主意，非要让她陪儿子到县城读书，那么多的农村孩子还不都是住校生？她就用商量的口气跟儿子说：“小刚，你看，你能不能住校？这房价也太高了。”不料小刚不容置疑地说：“爸爸走的时候咋说的？他把钱都给你了。”一听这话，黑嫂就知道小刚不想住校，就咬咬牙把那套房子租了。

这套房子很小，总共大概六七十平方米，客厅更小，简直就像是过道，原先有人租住，阳台上还搭了一个简易锅台，可能很久没人用了，锅底生满了红锈。两个卧室空空荡荡，除了一张空木板床，别无一物。黑嫂想不到会是这样，她先买了一套被褥，让小刚暂时住下，又回了一趟老家，把家里的被褥，以及她和小刚的换洗衣服统统拿来了；又寻到了县城的旧家具店，买了两张桌子、一个小衣柜，添加了一套煤气灶。好在县城里做啥都方便，只要肯出钱，东西自有人给你送到位。该用的家具凑够了，黑嫂又把米面买了回来，便开始了真正照看小刚上学的生活。

黑嫂的生活很单一：每天她要按时喊小刚起床，一天三顿饭，她要按时做好；晚上她要催小刚按时入睡；下雨了，她要给小刚送伞；小刚需要什么东西，她要及时上街去买。这些活儿很烦琐，开始她很不适应，她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，虽然什么重活也没干，但每天晚上她都感到浑身乏力，急忙睡不着。在老家她可是一躺下就睡着了，她是一个心思比较单纯的女人。在县城里除了睡不好觉之外，花钱的事多得要命，似乎样样事情都要花钱。安顿下来不到十天时间，包括当月的房租费，她就将几千块钱不声不响地送给了别人。

黑嫂就开始动脑子想办法，怎样在买东西时跟人磨价，尤其是买菜的时候，她会为几毛钱跟人讨还半天价，她反正有的是时间。其他有些必需品，她也是比较着买，有时一样东西，不同商店有不同的价格，她就挑价廉物美的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，她才慢慢找到了节省钱的路子，心里才渐渐安定下来。

黑嫂发现，在县城专门照看儿子上学的不止她一个，有好几个妇女都是专门在县城租房供儿女上学；她还听说，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人，不少农村夫妇一起从乡下来到县城，男的在县城找活儿挣钱，女的专门照看孩子上学。

知道这些情况后，黑嫂对自己来照看小刚这件事也感到理所当然了。现在孩子少了，谁不指望孩子成器？

日子就在平平淡淡和忙忙碌碌中一页页地翻过去。

黑嫂在这幢楼上住下不久，就发现了一个怪人——这是个中年汉子，年龄四十五岁上下，一头蓬乱的头发，衣着非常破烂，几乎就像叫花子。这人在院子里的一间柴棚里住着，柴棚上面用石棉瓦苫着，紧贴着前面的楼房，柴棚的里半间是用土坯砌的，只留一个小小

的窗口，黑洞洞的，即使是大白天的上午，里面也几乎什么也看不清；外半间用油皮纸围着，搭了一个小小的灶台，支了一个短腿桌子。

以前黑嫂以为这人就是当地人，或者是这家房东的什么亲戚，可是有一天她发现，这人也是乡下人，也是这里的租房户。

那天早上，黑嫂刚从街上买菜回来，刚走到院子里，就见房东的婆娘指着那个汉子气势汹汹地说：“都过去半年了，你咋一分房租也不交？你看你住在这里，成天把垃圾废品往回拿，把整个院子弄得臭烘烘的，简直就像个牛圈。你要是再迟几天不交，就赶快走人，谁稀罕你那点儿臭钱！”

面对老板娘的指责，那汉子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一脸赔笑地说：“你行行好吧，我女子上大学要用钱，我手头紧，一时顾不过来；不过你放心，欠你的钱我一分不会少的，缓过这一阵儿，我就把房租交了。你千万不要让我走，求你了。”

老板娘也许是见黑嫂回来了，也许是发了慈悲，她软了口气说：“你也是前辈子积了德，能够遇上我，住在这里供女子上高中，又供女子上大学，你到县城其他地方访去，有谁这么好心肠？得了，得了，你每天放勤快些，多拾一些废品，除了供你那女子上学，也赶快把我这房租交了，否则我们掌柜的真要把你赶走。”

老板娘厉害了这汉子两句后，甩着两条粗胳膊神气地走了。黑嫂见汉子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盒、废书纸、空酒瓶子往一辆破烂的手推车上收拾，准备去交废品。就对他说：“呃，我屋里有几个纸盒子，你拿了去。”

那汉子一抬头，见是黑嫂对他说话，便问：“有几个？”

“三四个。”黑嫂说。

那汉子便马上丢下手上活计，随黑嫂上了五楼。他一股脑儿地把几个纸盒子，还有三个空瓶子一起抱走了，临走前他要给黑嫂钱，被黑嫂坚决拒绝了，他便感恩地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转身就走了。

房东的名字叫谢有才，小鼻子小眼的，身材单薄瘦气。他一天到晚不爱在家里待，听说尽在外面打牌赌博，家里这一摊子，几乎全扔给他的女人经管着。他女人却长得膘肥体壮，满脸横肉。这幢房子有六家租房户，这女人的任务就是按时收取房租，按月收取水电费（她怕有些乡下人突然走了，一赖就是几个月房租弄黄了），并监督每个租房户打扫好门前过道里的卫生。这女人的嗓门特高，动不动就能听到她对租房户高嗓门地吼叫声——以显示她的主人身份。

黑嫂对房东夫妻俩都没有好感。男的阴阴气气，给人感觉他一直在暗中算计人；女的

蛮横霸道，似乎她随时都想骂一骂人才觉得生活有意思。没事的时候，黑嫂从不在房子外面露面，见了那两个房主，她会尽量客气地打声招呼或避让。她除了上街买买东西，其余时间就做针线活儿，或者坐在窗子前沉思。

凭感觉她知道，丈夫现在离她越来越远了。这次他是开着小车回来的，她能看得出，丈夫肯定是发财了，有钱了。当初出门打工时丈夫说过，等有钱了他就回来盖一幢全村最大最漂亮的房子，现在他挣到钱了，为啥不回来？而且他现在在哪儿都保密了。在吴书海这次回家的那几天，黑嫂曾经问过他如今在哪儿挣钱，丈夫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在南方一家公司。南方那么大，她能知道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？越是不知道丈夫在哪里，黑嫂心里越是挂念着丈夫，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在她身边。她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的女人，只要生活过得去，何必辛辛苦苦到处奔波？哪儿的黄土不埋人，哪样的饭菜填不饱肚子？世上的钱哪能挣得完？为了挣钱，为了把生活过到人面前去，夫妻俩这么长期分离着，活守寡，算是什么事呀！黑嫂就盼望这种日子能早日结束，夫妻俩能够长相厮守，好好享受天伦之乐。

一天黑嫂买东西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院子，就见房东谢有才站在房阶上悠闲地抽烟。

还没等黑嫂开口，谢有才竟先开口问她：“上街买东西去了？”

“给儿子买点儿豆奶粉。”黑嫂笑了笑说。

“买奶粉要注意，前天电视上不是说了嘛，有些奸商为了发财，往奶粉里兑三聚氰胺，人吃了会得胆结石的。”

黑嫂一听吓坏了，就问谢有才她买的这种奶粉有没有三聚氰胺。谢有才马上把黑嫂买的奶粉袋子提在手上仔细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这种牌子是好的，没有三聚氰胺。”黑嫂这才放心了，连忙谢了谢有才。谢有才接着给她提供了几个豆奶粉的牌子，让她以后净买这些豆奶粉，保证出不了事。黑嫂这时心里就感激不已，对此前一直对人家有看法感到很惭愧，他也是个好心人呀！因此后来每次见了面，她便主动向谢有才打招呼，要么向他请教一些生活疑难问题。她发现谢有才知道的知识很多，只要他知道的，必定耐心给她解说。

一天下午，天下着小雨，黑嫂睡不着，就坐在窗子跟前纳鞋底，她已经给丈夫纳了十几双鞋底了。除了做做针线活儿，她还能做什么呢？房子里非常安静。黑嫂一下又一下纳着鞋底，麻绳拉动的声音哧啦哧啦地响着。黑嫂心里有些烦躁，便把活儿停下来，叹口气，

发一会儿呆，接着又纳起来。

这个时候传来了几声轻轻的敲门声。

黑嫂开始以为是对面房子里的人敲门，就没有理，接着又传来了几下敲门声，黑嫂就连忙起身把门打开。谁料一开门竟是房东谢有才。

黑嫂便请谢有才进屋坐。

谢有才进了屋，四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房子里太简陋了，你该买几样家具。”

“也住不长久，东西买多了将来麻烦。”黑嫂说。

“也是，也是。”谢有才说，“但有些东西不买不中，比如电视机，有了这玩意儿，就可以打发打发时间。”

“太贵了，一台电视上千块，便宜的也得几百块钱，舍不得买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家里有台旧的，反正也不用，哪天搬到你这儿，也不向你要钱，咋样？”

黑嫂有些犹豫，她脑子里首先想到了谢有才的女人，要是这个女人不同意咋办？

谢有才这时又说话了：“那就这样定了，线一安就能看了。”

黑嫂心里也许真想有个打发时间的营生，见房东这么恳切地要给她安电视，就无言地接受了。

几天以后，谢有才就请了一个师傅把一台 25 英寸的彩电搬了进来。经过一阵忙碌，电视里面的图像出来了，而且很清晰。谢有才当着黑嫂的面把三十块钱手工费交给那个师傅，那个师傅推辞不要，但谢有才硬是要给，这人便谢了谢有才，匆匆地走了。

黑嫂心里有些不安，房东不仅不收电视费，还自己掏腰包请来了安装师傅。世上哪有这等好心人！出于感激心理，黑嫂便殷切地请谢有才坐，并把一盘洗好的葡萄端上来。

谢有才也没有推辞，就一颗一颗地吃起来。

谢有才一面吃葡萄，一面问起话来：

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土门乡的吴家湾。”

“很远的噢，怕有百十里吧？”

“一百多里路。”

“你专门来陪儿子念书的？”

“嗯，孩子他爸让的。”

“很辛苦吧？”

“也没啥，比起农村做活儿可轻松多了。”

“孩子成器吗？学习成绩咋样？”

“学习上还老实，农村孩子嘛。”

“你那孩子看起来蛮懂事的，见人懂得礼貌，不像有些人家的孩子，见人不理不睬，没教养。这都是你教育得好。”

“我教育啥，一个农村女人，啥也不懂得。住在你这儿，我们要是哪方面做得不对，还请你多包涵。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住在一起，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要客气，一定不要客气。”

谢有才起身要走。黑嫂急忙站起来。

谢有才这时压低了声音对黑嫂说：

“要是我家王桂花问起电视机，你就说是你自己买的，听见没有？”

黑嫂一听谢有才竟是背着自己老婆给她送电视机，就立即不要了。

谢有才说：“这有啥？你不说我不说不就得了？你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多寂寞，看看电视也能打发时间。”

也许是后一句话打动了黑嫂，黑嫂就接受了谢有才暗暗送来的电视机。

开始几天，黑嫂心里一直别别扭扭的。她总觉得自己背着王桂花接受她丈夫送电视机是件不光彩的事，因此她就故意躲着王桂花，见了面，也是努力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。越是这样，王桂花的态度越是蛮横无理。她对那个拾废品的汉子经常吼吼叫叫，对她也是大嗓门说话。不是说她门口卫生没有打扫好，就是说小刚晚上放学回来开关门的声音太响，影响她休息。想到这里，黑嫂心里就对王桂花恨透了，那台电视机，她就看得心安理得了。从此，当黑嫂把家务活儿忙完之后，就坐到电视机前看电视。电视里有看不完的故事，有些电视剧真是好看，看了上集想看下集，有时看得她眼泪都出来了。

一个礼拜天下午，儿子也坐到电视机前看电视，黑嫂也没反对。她想，一直学习也不是事，看看电视也可以换换脑子。谁知道儿子一边看电视，一边问：

“妈，这电视机哪儿来的？”

黑嫂想不到儿子会问这个，一时心里有些慌乱，她结巴了一下说：“一个……一个熟人送的。”

“哪个熟人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啥？”

儿子不言语了，但眼光却不信任似的在她脸上扫了一遍。

黑嫂心里更慌了，她担心儿子知道了实情，就说：“你要觉得不好，我就把电视机还

给人家。”

“还了干啥？现在哪家没有电视机？我还准备给你说，给我买台电脑呢。”

“你别想着买电脑，高中课程那么重，你可别分了神。”

“好了，不买了就不买了。”儿子不停地换着台，电视里的画面便飞快地闪动着。最后，儿子挑选了一个头发蓬松、肚脐眼都露在外面的女孩疯狂唱歌的画面，入神地看起来，身子也学那女孩的样子，在凳子上一下一下颠着扭着。黑嫂也不好说什么，她到厨房里洗菜去了。

5

拾废品的汉子让人打了。

黑嫂那天下午从楼梯口下来，刚走到院子里，就见他拉着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手拉车，一瘸一拐地从外面回来了。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湿泥，一个眼眶乌青着。黑嫂以为他摔跤了，就关切地走近他，问他咋了。

汉子一声不吭地把车子靠在墙根，然后从他的“房子”里搬出来一只凳子，让黑嫂坐。上次黑嫂无偿地送给他几个纸盒子和几个酒瓶子后，每次见了面他都一脸感激的样子。

这会儿也没有啥事可做，黑嫂就在汉子搬的凳子上坐了下来。她在县城里举目无亲，平时连个搭腔说话的人也没有，她也想和汉子拉拉家常。

汉子把脸洗了，又把身上的湿泥擦干净，然后也拾条矮凳，在黑嫂对面坐下来。黑嫂看到汉子的情绪很不好，很沮丧的样子。

“你今天咋了？咋回来这么早？”黑嫂关心地问。以往汉子总是一大早出门，中午要么回来吃点儿饭就走了，要么就不回来，晚上天黑时才回来。

汉子犹豫了一下，似乎是羞于出口，但他还是说了：“我让人打了，日他妈大疤子！”汉子生气地骂道。

黑嫂感到十分惊讶：汉子这么老老实实的一个人，招惹谁了，受人打？而且下这么重的手，不仅把眼睛打青了，腿也打伤了。

“你为啥挨打？”

“大疤子说我侵占了他的领地，就叫了三个人把我打了。”

“啥子领地？你不是拾废品吗？还侵占啥子领地？大疤子是干啥的？”

“大疤子被人号称是县城里的破烂王。这杂种的表哥在政府一个什么局里当副局长，

他就牛屁烘烘。他把县城里拾废品的招集在一起，给每人划分了区域。谁对他好，给他送钱，请他喝酒，他就给谁划好地方；谁要不孝敬他，他就给谁划人口稀少、拾不到废品的烂藏地方。我哪有钱送给他？他就给我划的地方比谁都差。我得挣钱呀，要不然我闺女花啥？今天一大早我就到县委、县政府家属院里的垃圾箱里拾废品，拾了满满一车，卖了二十多块钱。我以为他们没有发现，下午又去拾，谁知让他们逮着了，他们三个就一齐扑上来，把我打了。”

“想不到干你们这行的也有人这么霸道。”

“他凭啥？县城也不是他家的，他凭啥不让我拾？不让我拾我偏拾。”汉子很生气地说。

“你别犯傻了，你也惹不过人家，万一被人打残了，你闺女咋办？”

这句话使得汉子浑身一激灵，只见他悲哀地叹口气，然后把头深深地埋下，无奈地说：“要不是为了我女子，我真想和他们拼了。”

“忍忍吧，少拾就少拾一些，啊？”

汉子摇摇头，还是答应了黑嫂。

“你以后要是急着用钱给我说一声，我手头宽松一些。”

“谢谢！”汉子客气地说。

“你不用见外，咱们都是从乡下来的，不容易，有事得相互关照着。”

“我能关照你啥？一个拾破烂的。”汉子自卑地说。

“你别这么说，说不定哪天有事求你帮忙，你可别推辞。”

“只要用得上，你尽管开口。”

黑嫂起身，对汉子说：“有空了到我那里坐坐。”

汉子不知所措地答应了。

6

黑嫂渐渐适应了县城的生活，除了照顾好小刚的生活起居外，她也逛逛商店。由于城里人衣着讲究，她原先穿的几件很老气的衣服，她就搁下不穿了，而穿上了比较时新一点的衣服。所以人看起来也年轻漂亮了许多。

但是，搭腔说话的人太少了。儿子小刚除了吃饭睡觉回来，其余时间都在学校里，一天和她说不了几句话。她每天只能听电视里面的人说话。以前在农村可不是这样，她每天

不是和左邻右舍叙家常，就是和几个关系好的媳妇谈论庄稼收成、村子里的传闻以及天气情况。

现在她和谁说话？长期不说话，心里就有一种很憋气很压抑的感觉。

黑嫂就希望与拾废品的汉子说说话，这个人蛮可怜的，看起来也很实诚。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，应该有共同话语。

但是，这个汉子一天到晚就知道拾废品，每天一大早就拉上架子车，挂着秤，在一家一户的门前喊着：“收废品嘞，废书、废报纸、塑料盆、空酒瓶子……有没有？”

黑嫂理解汉子的辛苦，他要靠这营生供养女子上大学呢，要是偷懒，女子的大学可就上不成了。她听这汉子说，每学期，他要给女子寄四五千块钱。靠卖废品一年能卖多少？他不勤劳能行吗？

因此，一遇到汉子在院子里，黑嫂就找借口下去和他拉一会儿家常。她还让汉子给她灌了一次煤气。她只随便说了一句，汉子就一口答应了，马上就用架子车把她的煤气罐拉走了，煤气罐回来之后，他又亲自把罐子背了上来。她很感激这个汉子，一定让他就在她这里吃午饭，但汉子说啥也不，坐都不坐，硬是走了。

谢有才却常常到她这里来，有时向她找一个东西，有时借口看一下水电，还有时让她帮一个小忙。

谢有才每次来不是磨磨蹭蹭不想走，就是坐在那里看电视。

黑嫂不好说什么，电视是人家送的，她能不让人家来看吗？她只是担心会让王桂花知道这件事，因此，谢有才每次来的时候，她都提心吊胆的。

7

谢有才四十七岁，儿子已经参加工作，女儿正在上大学。他一年除了房租收入几万块钱之外，还担任着北关村副村长的职位，也是拿工资的人。这几年，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，以及城市规模的纵深发展，北关村在县城里的地理位置越发显得重要，不少有钱人为了买房基，不得不找他们这些村干部走关系。所以他的每月工资，加上年终村部分红，一年轻轻松松弄上个四五万不成一点儿问题。谢有才一年到头不愁吃穿，更不用担心没钱花；虽然他不是富翁，可是银行里的存款一年年在增加。按说，他也该知足了。但人是有差别的，世人大概有两种，一种人容易知足，只要生活过得差不多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而另一种人却事事攀比，虽然本人不缺这，不少那，但看到别人有大权，他羡慕；别人有小车，他羡慕；